



# 我不会让自己后悔

我对父母说我不想结婚,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成不了一个善良母亲和温和妻子,可朋友说——我根本不了解自己

苗:你现在还没有结婚吧?

张:还是单身。

苗:女人太独立是不是不容易被打动,比如人家要分担你的烦恼,你却说自己可以解脱。

张:我觉得一个女人只有在完全独立的时候去爱一个男人,她才

上,真的有一台摄像机在我的背后拍我,日本的横山和远藤从我去公司谈我拍片计划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跟踪拍摄我,他们解释说:“当张小姐第一天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她这个人脑子不太正常,因为一般的人不会去想这样的事情。所以,凭我们的职业直觉就让手下的人把她拍下来。”

苗:现在不可能看到片子,你能讲讲这四年你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张:至少有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外表的;二是内心的。外形上呢,我原来留着长长的头发,一年前刚剪头的时候剪得跟男人的头发差不多一样短;内心上呢,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改变了,具体到,比如,连我脸上的表情都变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苗:你现在的表情看起来很淡,有些冷。

张:我父母说我变得比以前温顺了,自己的感觉就是变得有平常心了。

苗:你为什么要把头发剪了呢?

张:因为没时间去照顾头发,就把头发剪了,那时我正在做后期,同时我又开了一个公司。我原来的头发长至膝盖,别人常常记不住我的脸,记住的是我的头发。

苗:把头发剪了以后是什么感觉?

张:身心全都变了,变成了一个男人。那时要完全进入一个男人的世界了,我正在经营一个公司,把中央电视台节目通过卫星在日本落地。留短头发会给人一种想做事情的样子,日本文化对女人总有一种不信任感。比如有一次我要找一个新的股东,需要见一个公司的社长,他一听来求见的是一个30岁的女人,他就不见,他说一个30岁的女人能决定什么?我就问他需要有什么条件才能见我呢,他说要有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后来我就去找了富士电视台的局长,局长陪我去了,但他一句话也没说。其实在生活中,比如我以前打工的时候,因为是女孩子能拿到更多的小费,但是在商场上,可爱的女孩子反而机会要少,长得可爱反而成了罪过。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挑战自己的人,越不想见我的人,我就越想见他。男人可以通过时间慢慢表现出自己的实力,而女人给人的第一印象特别重要,它决定你能否获得别人的信任,别人都在用挑剔的眼光看你,你的外表一定要给人一种干练的样子,所以,我毫不犹豫就把头发剪了。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的,我想,剪头发仅仅是做事的第一步吧。

苗:性格上有变化吗?

张:我想塑造一种性格,工作上的性格和作为一个女人的性格应该分开来。在工作的时候我不去想男女性别,我都是公平的,我都是以人来面对这件事,所以,我现在不管是男人女人,不管我的公司是大还是小,我从来没有失去自信。我去谈事情的时候,常有人说一个女人能干什么呢,那么,我说:你先跟我说一个男的能干什么。总之,一个女人做事要比一个男人做事花费的精力要多。

苗:比如把自己的性格分成两面就是一件很劳神的事。你周围的人说过你是女强人,你像一个男人吗?

张:他们说过我像个女强人,但没说我不像个女人。他们说我做事的时候像男人,而且比男人还厉害。

苗:我们通常说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被爱,而你的最大心愿好像



苗:他说的对吗?

张:我回去后就开始想,有点害怕,他说的很对。我只是还没碰到我喜欢的人。我对人的要求比较理想化,我觉得人应该很美好。爱情要凭感觉,你要能感觉到跟他在一起就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美好,这样感觉才是对的。我不会像别人到了结婚年龄就结婚,然后感觉不好再离婚,我不会做这种事。我喜欢的人必须是优秀的,他必须有才能,诚实,又有敬业精神。

苗:这样的人很多。

张:是啊,还是感觉没找到吧。

苗:你做事凭直觉吗?

张:是的。但我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如果一个给我第一印象不好的人是肯定不行的,我再也不会去接触他,我绝对相信自己的直觉,当然也有失误,但太少了。

苗:你在对男人的判断上有什么经验吗?

张:我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感觉,当我看一个人的时候不把他看成男人或女人,只看他作为一个人的人格魅力,所以,我喜欢女孩的时候比喜欢男孩的时候还多。比如我喜欢一个女孩的时候恨不得把她拽到家里来,而对一个男孩就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一件事一旦我确认了绝对想干,我会不顾一切。有人说:“你花了六千万拍片子一旦失败了,怎么办?”我说再用这种精神和毅力去挣钱还债。**

## 我不会让自己后悔

苗:你做事是不是很有计划,很有目的的?

张:我首先要确认自己是不是想干,然后问自己有多大幅度地想干,当我一再确认自己绝对想干的时候,我会不顾一切地去做这件事。



就像拍这部片子,当我自己在心里决定了以后,即便有人说我变态我都听不进去了……

苗:有人这样说过你吗?

张:他们说你脑子有毛病啊,你在拿自己的后半辈子当赌注啊。我想,从我出生这是第一次我这么想做这件事,而且人生这么短,我们经常在电影、电视上看到人临死的时候说:如果我当初做了这件事,我的人生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我说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苗:你是否也怀疑自己能否做个好妻子?

底,可现在不爱跟人争了。回到刚才的问题,只要是一件你想做的事,它的负面你都应该去克服。

苗:你从小就想关于人生的刨根问底的问题吗?

张:小的时候我不能看星星,一看到星星我就想起宇宙,地球和人的渺小,我就会疯了。

苗:你会哭?

张:不会哭。就是感觉坐不住,想钻到水里去。

苗:你在农村长大的吗?

张:浙江的一个山区。小时候我妈打我也不哭,我妈打人很有意思的。她在打你之前,她举起手来问你:“还会不会(再犯错误)?”如果说“不会”,她马上就不再打了。每次我妈举起手问我“还会不会”,我总说“会”。然后我妈就打我一下,我接着说:“你打我一下我又不会死,把我打死算了。我从小就倔,我妈说有我这个女儿她少活二十年。”

苗:小的时候怎么找感动?

张:小的时候整天想别人感动我或者我感动别人,没有事情做的时候,我就出去跟人打一架,这样我就觉得这一天过的有意义。

苗:不是吵架吗?

张:我从来不敢跟人吵架,我太爱动手打架了,人家打我狠的时候,我肯定要打得比他还狠一点。寻找感动,传播感动,这是我的本性,它永远也不会变的。

苗:你本人现在会感动周围的人吗?

张:我希望如此,但我不知道他们被我感动的多,还是被我吓走的多。有的说,跟你一起做事太可怕了,太玩命了;有的说,你特别能感动人,让我们愿意跟着你去卖命。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别人一沾上我就变成工作狂了。

苗:有那么多的专业人士在拍纪录片,而你的这部非专业的片子这么受欢迎,差别在哪儿呢?

张:我根本不在乎也不知道把这样的片子叫什么,我从来没想过什么手法,只是觉得这些人该被记录下来。我只凭感觉,比如有一天我和横山先生因为片子吵架,吵了三个小时,最后没辙了,他说:“你是业余的,我是专业的,你该听我的。”我说:“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又不想成为专业的,我的心情肯定在你的技术之上,你就听我的吧。”

苗:你将来会去学习这方面的技巧吗?

张:可能不会的。

苗:你为什么说你拍了这四年片子以后你不再敢轻言自己有理想、有梦想了?

张:现在很多人把理想变成了一种欲望,这不能算作真正的理想。这完全是两回事。欲望是我想拿到这个东西,比如我想把这幢楼买下来,当然这也是一个梦,但是如果你这一辈子买不下,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如果你把它当作理想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失败。

苗:我们在这方面受的教育还是不够,其实任何一件事做了以后都会同时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而我们却只对其中的一个结果做好了准备。当我们谈到爱情的时候,只准备好了接受它的甜蜜而没有准备好接受磨难。

张:所以,我现在不敢轻言我有理想,并不是说我没有理想。当我能说出这是我的理想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做出了我耗尽精力都不可能实现的准备,甚至拥有了付出生命不可能达到的觉悟,这时我才能说这是我的理想。

张丽玲说话永远是一个语速,一个音量,一个表情,如果不喊“停”,她会一直说下去,她好像是在带着一种使命,带着一种敬业精神在说话。坚持的威慑力在她身上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于是,我想到了她片子里的那些人,他们的故事也许与张丽玲的经历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故事一定是张丽玲本人的心灵自传。

采访:苗野  
摄影:晨报记者 张英